

疯狂夺宝战引出千年牛市秘密



釉下彩带盖双颈罐

- 寻宝人蜂拥而至南京古城某处,他们都找到了什么
- 此地出土的“千年泡菜坛”为啥成了国宝
- 一千多年前,这里真是孙权的造船厂吗

提起牛市,老南京人都知道,这是老城南著名的一条老街,可惜在2006年时,这里被拆迁,只留下一栋清代的文保建筑。

今年夏天,考古队的到来,让寂寞了3年多的牛市又热闹起来。唯一那栋清代老宅依然矗立其中,只是周边多了高高低低的泥土,以及来来往往的寻宝人。考古队的帐篷就在不远处,常有寻宝人假装参观走近,一只眼睛密切关注考古队的反应,另一只眼睛紧盯地上,青瓷片、五铢钱,就连千年桃核也不放过;人们纷纷传说,在这里只稍稍留意脚下,就能发现青瓷片、盔甲、箭头、木筒、钢刀这些“宝贝”;更有寻宝人骑自行车路过,考古队一点点的进展让他不屑,“附近一家工地三期,挖土机下去,好多五铢钱,很多人抢……”

牛市为何会吸引如此多的寻宝人前来光顾?这个曾经的老街巷下,究竟埋藏了什么秘密?



这就是考古现场,这里白天还好,晚上便成了文物贩子的“天堂”

寻宝人为何蜂拥而来

老太太都成了文物专家

2006年,牛市的老宅一座座倒下,化为瓦砾和尘土,独留下一栋市级文保单位。3年后,这片大空地上隆起高高低低的泥土,工程队进驻其中,开始做大型下水管道。工程队在里面种菜、养狗,俨然过起了居家日子。然后,因为发现有文物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也来了。渐渐地,静寂的牛市又热闹起来,通过考古勘探,考古队员开始有规律地布探方,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在荒芜的空地上搭起简陋的帐篷,白天精耕细作,晚上留守考古现场。几个月后,探方已经深达3米多,挖过的地方流淌出清澈的水,看上去就像是才挖的水塘。东面考古结束,考古人员转移到了紧邻探方的西面,将来好东西向打通,看看究竟是什么?

自从考古队来了以后,这里又多了一类

的。有的瓷片还挺不错,是官窑烧的。”老太太说,之前自己并不懂这个,都是儿子教的,“他什么都懂。”

千年不烂桃核1元一个

“南面考古工地出的宝贝多,北面的考古工地没什么宝。”现在来往于牛市的陌生人很多,有的衣着光鲜,假装成“驴友”在幸存的古建内游览一番,然后慢慢靠近考古队的探方;有的非常大胆,直接进入探方,在考古队员倒土的地方东看看西看看,他们警惕性很高,听到考古队的吆喝,佯装参观“就是看看,马上就走。”

这些逡巡在考古探方周边的文物贩子,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上周的一天,从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内就来了10多个文物贩子。他们不会问长问短,胆大的会进入到考古队倒泥的地方,有的手上还拿着一个特殊的仪器,这个仪器碰到地下有东西还会发出声音,然后,他们就在有声音的地方搜寻。

虽不能直接进入考古区域,但这些文物贩子也会有所收获。碎瓷片、五铢钱、木筒……记者看到,有更为大胆的文物贩子,虽然考古队员冲着他们大叫,让他们出去,说考古工地的东西不能捡诸如如此类的话,但是,他们都会假装听不见。有一个男的出来时,手里拿了一个小塑料袋,记者假装好奇地问他“捡”到了什么,他说是瓷片还有两个五铢钱。五铢钱很完整,能够清晰看到“五”字。更让人好奇的是,他手上还有一把桃核,“这个桃核是一千多年前的,桃核上的纹路和现在的桃核都不一样。”这些在地下沉睡千年的桃核,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破损,背上的纹路像一个个花朵,“有人买去以后,把这些桃核串在一起做手链,8个就可以串一个手链,每个桃核手链卖80多元钱。我们单独卖,每个桃核1块钱。”男子瞄了一眼工地“里面宝贝多着呢,就是桃核好像不是很多”。

文物贩子的“夺宝战”让考古队无法入眠

“这里的文物贩子太凶猛了,我们晚上根本不敢睡觉。”中午休息的时候,其他民工都去休息了,留下一个看守现场。“看看可以,但不能走近。”看守现场的老人说,中午还好,没什么人来,到了晚上,“不得了,那简直是打架,我们都不敢睡觉。”

精明的文物贩子闻风而动,山东、安徽、河南的文物贩子们听说这里宝贝多,蜂拥而至。白天他们在这里逡巡,到了夜里就认为是该出手的时候了。他们手里也有洛阳铲,眼光独特,“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来了10多拨人,这拨刚走,又来一拨。有的是单独行动的,也有三五成群的。我们一点也不敢睡,怕睡着了,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文物就被他们顺手牵羊牵走,还要盯着考古工地,万一他们跑到探方去捣乱怎么办?”为了防止文物流失,现场的考古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就算是睡觉也浅睡地睡,这样,外面一有动静,帐篷里面就都知道了。

这里发现过什么样的宝贝

古大刀、铜箭头50元私下交易

“这一带的宝贝多得很,这旁边一家楼盘三期挖地基的时候,当时挖土机一挖下去,乖乖,好多宝贝!好多人一哄而上,大家疯抢。我拿了一个麻袋也跟着装,装了一整袋,都是五铢钱。有的人拿得比我还多。”说这话的是一个骑自行车的老者。考古专家告诉记者,这家楼盘三期时也做了考古发掘,但是面积比较小。

而一位神秘男士告诉记者,附近彩霞街一带弄下水管道的时候,钻机打下去,好多宝贝都被搅成了碎片。五铢钱、刀、箭头,还有木筒……“刀有5~6厘米宽,箭头有铜的也有铁的,铜的箭头没有生锈,看上去还非常不错。”现场没有人上报公安部门,自然文物部门也就知道了。“都私下卖了,文物贩子都精得很,五铢钱12.5元一个,刀50元,箭头50元一个……”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让人联想到血雨腥风的古代战争的武器边上,还有木筒。这些沉睡地下千年的筒牍虽有一些因残损过甚,或墨迹漫漶,不能辨认,但也有一些较完好,上面墨迹清晰可辨。它们长短、宽窄不一,且出自多人手笔,其中木筒长23.7~25.3厘米、宽1.2~3.8厘米。书写者似无意于书法,但无意中却留下了风格各异的书法,为研究汉字演变规律及南京书法史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曾出土国宝级“千年泡菜坛”

彩霞街一带在5年前就做过考古发掘,当时虽然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但在几百米探方内,考古人员发现了40多枚木筒,还有箭镞、青瓷,最珍贵的就是一件外形和现今使用的泡菜坛子无异的灰褐色瓷盖罐,专家说“它可是中国最早的釉下彩瓷器,是目前全世界仅有的3件完整器之一。”它叫“釉下彩带盖双颈罐”,是2004年在中华门内西秦淮河边的皇册家园建设工地上出土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40余枚木筒,木筒上残留的字迹中有东吴的年号,因此可以推测这个罐子是东吴时期的旧物。

“它短颈、鼓腹、平底,上扣圆盖,通体绘制着繁复奢华的云纹、十字纹、龙纹和兽纹,神秘莫测。这种瓷器在南京并非首次现身。2002年,在大行宫原是六朝建康都城的核心地区也曾发现过一件盘口壶和不少瓷片。更早的是在1983年,考古人员在雨花台一座东吴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绘满神秘羽人纹饰的釉下彩盘口壶。当年这件文物的出土在中国瓷器界引起轩然大波。”专家说。原来,同一彩是中国传统的瓷器烧造工艺,这种工艺烧出的瓷器表面平滑,花纹不易剥落。长期以来,中国瓷器界根据考古资料,一直认为唐代长沙窑是釉下彩烧造的始。因此当1983年釉下彩盘口壶在东吴墓中出土时,许多学者甚至给出了是唐代盗墓贼遗留在东吴墓中的假设。直到2004年“釉下彩带盖双颈罐”出土,所有争议才最后

平息。中国釉下彩的历史被提前了500年。

为何这种神秘的釉下彩会唯独在一千多年前的南京横空出世呢?“因为这是专为东吴皇室烧造的御用瓷器。”专家解释,东吴初年,孙权勤俭节约,国力蒸蒸日上,而到了末帝孙皓时候,却穷奢极侈,宫廷的需要催生了繁复艳丽的釉下彩烧制工艺产生,并达到一定水平。但随着东吴覆灭,东晋带着正统的中原文化和简约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入主南京后,这种浓赋的釉下彩绘也伴随着奢侈风逐渐消失了。

这些宝贝揭开了怎样的秘密

孙权造船厂遗址所在地?

“盔甲片、木筒、五铢钱、箭镞、完整的青瓷……这些都是有的。箭镞既有铜的也有铁的。”牛市周边考古发掘到的文物和5年前的大同小异。

不过,考古队发掘的探方下,却显得相当神秘。青黑色的泥土里,还有很多贝壳的壳,这些贝壳显然已经沉睡千年。探方最深的地方最起码有近10米深,有的探方内有用砖垒砌的井,内壁砌法讲究,虽然是千年后再次露面,但里面依然光滑。除了井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古代人生活的灰坑。

最让人不解的是,探方发掘的地方都会流出水,因此考古人员必须一边抽水一边考古。南面的考古工地上,发现了很多非常粗的木桩,这些木桩布置非常有规律,大约几十厘米就有一个,一字形排列,虽然已经历经一千多年,但木桩还没有完全腐烂,牢牢地扎进地下的深处。木桩上方一点,还有硕大的木块。看上去,这里极像六朝的水利工程。

有一次,记者赶到的时候,发现考古人员抡着硕大的锤子正在砸地面,锤子砸下去的地面黑乎乎的,相当平整。但是,无论锤子怎么砸,这块地面就是纹丝不动,一点也没有松动的迹象。这让周边的文物贩子也停下来一看究竟,“应该是夯土夯起来的吧?”“这个地方是干啥用的啊?怎么会有这么坚硬的泥土呢?”旁边一位老南京冷不丁来了一句:“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河,古秦淮河都从这边经过的。现在这里到处都是高楼,以前这里到处都是水,哪里来的房子哦。”看大家投来好奇的眼光,老爷子接下去说,以前这个地方老地名叫做船板巷,“听我的长辈们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是孙权造船的地方。我估计这里是孙权造船厂遗址,一千多年前,这里的水域很宽的,不愁船进不了长江,那么多井也好解释啊,造船的人也要生活的哎。”

可能是内秦淮河码头遗址

正在发掘的神秘地带,一千多年前究竟是什么地方?为啥那么多的文物贩子愿意在这里徘徊,不愿离开?这里真的就是孙权的造船厂吗?

专家说,此处遗址和古代秦淮河有关,不过,因为还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所以还没有定性。“不是孙权造船厂遗址,船板巷这个名字是明代才有的。”专家说,现在南片挖到的遗址,很可能是六朝内秦淮河的水闸。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说,这一带应该就是六朝运渚和内秦淮河交汇之地。六朝时期,这里都算是官城外了,但是,这一带商贾往来密切,手工业、商业中心都在这里,而且六朝的权臣们也居住在这里。当年淝水之战中,谢安的堂兄谢尚就住在这一带。“运渚是六朝的一条重要水系,从鼎新路下经过,在三山街一带和内秦淮河汇集。”古代的人都是沿河而居的,因此,内秦淮河周边住满了居民,既有权臣又有大富翁,“所以,就会出土木筒以及非常珍贵的文物了。”

但是盔甲片、箭镞、桃核等又如何解释呢?一位专家说,“很有可能是内秦淮河码头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宋代、六朝的河岸,可以知道当年流经这里的河道非常宽。”根据史料记载,这附近有一个古秦淮河通往长江的码头,来往船只很多,商船从这里沿秦淮河进入长江,而长江的商船也要到这里卸货。“在古代,这样关键的地方肯定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六朝战争很多,指不定有很多战争都曾发生在这里。”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毛丽萍



夺宝之战发生地点示意图 制图 李荣荣

人——寻宝人。一片片老宅倒下时,值钱玩意儿早就被前面的寻宝人弄走了,就差没有挖地三尺了。

如今机会来了!当考古队把“战场”转移到西面,寻宝人就来了。他们有的拿着一个塑料袋,有的拎着锄头就来了,有的甚至全家出动来寻宝。他们在考古队废弃的探方上先仔细寻觅,然后在探方周边的土墙上用锄头挖。其中一对老夫妻坚持了10多天,“也没什么好东西,都是瓷片。”看记者好奇,老太太也大方,打开塑料袋,一一讲解:“这是六朝的青瓷片,这是宋代的,还有明代